「小说精读」施蛰存：《上元灯》

作者| 施蛰存　赏析| 杨丽霞

【编者寄语】

施蛰存，原名施德普，字蛰存。中国现当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

施蛰存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小说家。他的作品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是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他的小说《上元灯》就以人物意识情感的流动来展开情节，表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男女摈弃世俗观念，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些我们从小就熟读的美丽诗篇都是和上元节有关的。每当节日来临，家家户户彩灯高悬，街市上灯火如昼。往日被封闭在高宅深院的士子们、仕女们，放下矜持，卸下盔甲，盛装丽服，走上街头，去邂逅一段如歌的爱情，领略一份独属于古人的浪漫。

【文本研读】

上元灯 （节选）	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民间有张灯赏灯的习俗。
孩子们都在忙忙碌碌地把他们在闹市里买来的各式花灯点上。天色已傍晚了。一阵一阵的冥鸦在天井上飞过，看见这些红红绿绿的兔子灯、马头灯，被这般高兴的孩子们牵着要，也准得要觉得满心欢喜地归到它们的平铺着天鹅绒的巢中消度这个灯节。	故事的开端：孩子们、冥鸦、红红绿绿的灯，渲染了上元节前夕热闹的氛围。
忽然间，我想起前几天正听说她在忙着扎花灯，此时想必早已完工，满挂在她书室中了。自从初四那一天我曾到她家去拜年以后，就没有看见她过。	故事的发展：明天就是上元节，忽然想去看看她。
我想借着看灯的缘由去看她一遭也好。	
打定了主意之后，不由地俯下头来向我身上一瞧。唉！(唉！一个字包含很多信息：生活窘迫，百事可哀！)	
我走入内室，妈正坐着啜茶，我说：“妈，我要换一件袍子穿。”	
“我原叫你穿那件新袍子，谁叫你不愿意！”妈说。	
“那件新袍子颜色浅得奇难看，谁肯穿着出去吃人家讪笑！”	
“谁会讪笑你？还不是崭新的杭绸皮袍，比你身上这件脱了线脚的旧袍子好看得多，我看你还是穿了出去罢，你又没有第三件皮袍子。”妈这样诚恳地说。(没有第三件皮袍子——家境一般可见一斑！)	
勉强披上了新袍子，趔趔趄趄地穿过了几条小巷——只因为我不敢走大街(自惭形秽！)，来到了她家。照例招呼了她的母亲和她家诸人，便走入了她的书房。她正在挂她自	

制的花灯；纸的，纱的，绸的，倒也不下十多个，也有六角形的，也有方的，也有鲸鱼式的，果然夺目得很。她这时高高地站在一只方凳上，手中提了一只彩灯，扎成一座高楼的形式，正将它挂在中间。她看见我便从凳上跳了下来：她原是从来就那样的可爱。（情人眼里出西施！）	
才坐下，她便问我昨晚（看似与前文时间矛盾，实际上这篇小说是日记体，这已经是第二篇了，前文是第一篇）何以不肯吃了晚饭走。我说：“我哪里愿意和你表兄同桌？假如我昨晚在此吃饭，准听见他和你妈两个人的冷嘲；（透露了“我”因家境一般被他们瞧不起的信息）不用说我不能听，便是你怕也一百二十分的难受。”	
她沉吟着也不则一声；我看她胸部一起一伏地呼吸似乎异常的紧张。她徐徐地说：“我本想等饭后他去了再给你一个灯作是‘玉楼春’的补偿品，却不知道你不愿意在这里吃夜饭，匆匆的便走了。……其实……其实你还是不吃饭好。”	
“什么，他们昨晚说了些什么？”我问她。	
“他们说什么呢！左右不过是些听不进的话。”（进一步印证了“我”的猜想。）我很想听他们究竟在背后说我些什么。我又问她：“他们究竟说我什么？”	
“我不愿意说给你听。……说起我该得告诉你……昨天……昨天他竟向我说了……”她说着将两眼深深地注视我。	
“他向你说什么？”我问。	
“你想说什么？”她以为我故意那样问她，所以很不好意思地答我。	
于是我明白了，不觉的心中跳踊得很猛烈。我急急地问：“你如何答他？”	
“我也用不着答他，拒绝了就完了。”她很坚决似的说。	故事的高潮：互相为对方打开心扉，朦胧而甜蜜的爱情！
“真个拒绝了？”	
“我为什么要骗你！为此事昨晚妈还批评了我好些，我也由她。”	
“那么如果你妈要勉强你，怎么办呢？”我问。	
“由他们，我总是拒绝！”她如是的答我，两眼注视看我，含着一缕隐现的笑纹；她将她的身子移近了我。我垂头坐着，在竭力地搜索。但却不明白我究在搜索些什么。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呼吸都很短促。（一对青年男女心照不宣的爱情！）不多时，她站起身来，招呼我道：“来，我给你一件东西。”说着，她在前走着，出了书房。我便随着她。她引我上楼，到了她的卧室，以前我从没有机会来过。我还未曾将她的精美的卧室浏览清楚，她已指着中间挂着的一架淡青纱灯问我道：“你看，我留了这架最精致的灯给你好吗？”（只把最精致的给“你”！）	
我看那架灯果然比“玉楼春”精致得多。四面都画着工笔的孩童迎灯戏，十分的古雅。我说：“好，这个给我也	

好。”	
她很快活地道：“你看比‘玉楼春’如何？我这画是仿南宋画院本画起来的，足足费了我两天工夫呢。”	
“这个比‘玉楼春’自然要精致得多。”我说着便将灯摘了下来。“此刻我再不摘去，明天又要不得到手了。”我又说。她笑着道：“我这个灯因此挂在房里，他哪里能够摘去！”我说：“他难道不能来要你这个灯？”	
“我可不准他进我的房。”她正色地说。(私密的空间只给心爱的人!)	
“但是为什么我可以进来？”我笑问她。	
她两颊不觉得又红了一阵，低着头只是不开口。我便将灯安放在桌上，走到她身旁，轻轻地在她身边说：“倘若你表兄向你说的话变了是我说的，你可要拒绝也不？”她猛然间听我如此说，不觉得有些吃惊，脸上忽然转成灰白，她抬头将她的多情的眼波又瞟了我一次，忽然脸上又升满了红霞。她又垂着头，只是不则一声。我又轻轻地问：“你不会拒绝吗？”(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朦胧的爱情转而明朗!)	
她依然不则一声，将她的眼波投视着我，旋又移开了去(此时无声胜有声）。吃过了元宵，转瞬间，天色又晚了。我提了灯儿与她道别，她说：“当心着别将灯撞损了。”含着笑眼看着她，我说：“即使这个灯儿全坏了，我也不可惜，因为今天我得到的真太多了。”她红着脸送我到门边，我也不记得如何与她分别。我走热闹的大街回家，提着青纱彩画的灯儿，很光荣地回家。在路上，我以为我已是一个受人欢颂的胜利者了(得到爱人的垂青，满心欢喜，与前文的躲躲闪闪、自卑形成对比。）。但是，低下头去，一眼看见了我这件旧衣服，又不觉的轻轻地太息(现实的困窘又偷偷地溜将出来）。	故事结局：得到爱的回馈心满意足地回家去。
（有删改）	
【注】①施蛰存（1905 年-2003 年），浙江杭州人，现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上元灯》以一个少年上元节前后三天的日记组织文章。	

【知识建构】

日记体小说

日记体小说是小说体裁的一种独特形式，它是以日记形式作为小说基本结构的小说类型。这类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多采用第一人称，以日记主人公所见、所闻、所感的方式叙述事件、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如《上元灯》就是以“我”的视角来叙述事件，以“我”的内心情绪流动的轨迹来展开情节。

【试题解析】

1.赏析文中画线的句子。
2.分析本文叙述上的特征。
参考答案：
1.(1)运用语言描写，“当心着别将灯撞损了”“因为我今天得到的太多了”，写出两个恋爱

中的年轻人情投意合、甜甜蜜蜜状态。(2)神态描写，“眼波投视着我”“红着脸送我到门边”，表现了“她”沉浸在爱河中羞答答的情状。(3)心理描写，对比。“走热闹的大街回家”“以为自己是胜利者”，表现了“我”得到爱的承诺后自豪和心满意足。
解析：赏析句子通常从两个方面考虑：表现手法和表达效果。该划线句是人物描写，故表现手法应考虑人物描写手法和人物表现手法。人物描写手法有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心理描写；表现手法典型的有对比。回答时还应联系相关手法在句子中的表情达意。

2.本文叙述上的特征是：(1)日记体叙事。本文由三篇日记组成——上元节前一天、上元节、上元节后一天，情节相对独立又衔接紧密。(2)大量的对话。小说情节在“我”与“她”的对话中逐步展开，在对话中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3)第一人称叙述。通篇以“我”的视角展开，所见所闻所感皆着我之色彩。
解析：叙述特点经常考虑人称，方式、对话等等。本文是日记体，以时间为序，连续三天，叙事相关；对话也是本文叙述的一个特征，小说情节以两个年轻人对话以及心理逐次展开；叙事视角是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便于故事的展开。

【反馈检测】

1.小说中的“上元灯”有着重要的作用，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2.沈从文曾说《上元灯》“通篇交织着诗的和谐”，请结合选文内容对此加以探究。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山西长子一中　杨丽霞）

【相关链接】

施蛰存《上元灯》欣赏

贺彩虹

施蛰存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一个文学流派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

《上元灯》是作家1929年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当年作家24岁，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写了主人公微妙的初恋心理。自己所爱的女孩心灵手巧，擅长扎花灯，在元宵节之前探望她的时候看到她扎的各式花灯，试探性地提出想要其中自己认为最好的一盏“玉楼春”，女孩欣然应允。然而第二天再来时却发现灯已被女孩的富豪表哥强行取走，心里非常难过。元宵节当天女孩却送给他一盏更加精致的彩灯，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拒绝了有钱表哥的表白。而“我”委婉地询问女孩假如表白的是自己女孩又会如何回答时，女孩没有说话，只是脸上飞满了红霞，男孩的心顿时飞起来了。然而在离开时看到自己身上的旧衣服，忍不住又轻轻叹息起来。三天的日记，三次的相会，故事起起伏伏，心情起起落落。小说简单精巧，叙事朴实平淡，但却非常生动感人。其中善解人意感情坚贞的女主人公形象让人印象深刻，而男孩因为家世原因而犹豫不决不敢大胆表白即使知道女孩的心思后仍患得患失的心态也非常典型，毕竟男人要考虑之后的生计，不能仅仅只想到感情。这真是非常典型性的中国式恋爱，穷书生与富小姐，梁山伯与祝英台，张君瑞与崔莺莺，还有如农家孩子与下凡的仙女，董永与七仙女，牛郎与织女……因为现实中的观念总认为男高女低才更合适，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才总会出现女高男低的理想化景象。小以“灯”的意象来写女孩的心事，男孩借灯来试探女孩的想法，女孩又何尝不是要用“灯”来表达自己的爱意，这就是当时那个时代含蓄表达带来的美感。虽然被表兄抢走了“玉楼春”，但是女孩还是为自己的爱人留下了一盏最精致的青纱灯。这也象征着即使女孩真的被迫嫁给了表哥，内心也会永远为自己所爱的人留下一片空间。女性永远无法自己决定的命运让这篇小说染上了淡淡的忧伤。

一盏“上元灯”，是女孩的一颗心。可以说这篇小说也佐证了元宵节是中国情人节的说法，所以，表白不必等到情人节了……